

最后的旅程

弟弟打来长途电话,说87岁的父亲已经3天不吃饭了,患前列腺癌晚期的他甚至拒绝接受任何治疗。我闻讯立即返回山东省五莲县的老家,并邀请当地医院的几位内科、肿瘤科、保健科医生共同为父亲会诊。会诊后,大家一致认为,父亲目前的体质、生命体征和精神等一般情况尚可,如果他住院进行系统、合理的对症治疗,肯定可以明显改善症状,延长生命。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住院,甚至连每天请医生到家里输液等支持治疗也不接受。

父亲把我和弟弟叫到床边说:“我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,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变化,也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后安定富裕的生活。我很清楚,自己的病情已经发展到晚期了,再治疗,虽说可以延长生命,但却要花费你们那么多的金钱和精力。这对你们来说是劳民伤财,对我而言则是徒增痛苦,实在毫无意义。我现在吃吗啡片镇痛,再喝点水,能够使身体处于比较舒服的状态,最后安详地死去就行了。作为子女,你们已经尽力了,你们的心意我领了。到了该走的时候,你们就

不要再干扰我生命的最后过程。我都87岁了,知足了!”

歇了一会儿,父亲又对我说:“你应该早日回医院为更多肢体残疾的病人服务,不必守在我的身边了。我走后,你也不要再回家了,由你弟弟简单料理一下后事吧。”我含泪聆听完父亲这一番教诲,走出房间就忍不住放声痛哭。

从医35年来,我亲历过多少病人的死亡,对死亡也算有了粗浅的认识。在我的印象中,因重病导致缓慢死亡,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。临床观察证实,人濒临死亡时,肢体的运动功能和感觉功能首先衰退,而在逐渐丧失视觉的过程中,人们仍可以依稀感觉到外界的声音,听觉和潜意识最后丧失。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还要反复听到医生抢救的噪声、亲人悲哀的哭声,身心还要继续忍受扎针、灌肠等治疗手段带来的折磨,那他“走”的时候心里必然会很难过。

因此,听完父亲的真情表白,我们几个子女很快达成共识:尊重父亲的选择,不再给他做任何治疗。同时,我们要求所有前来探望的亲属都不要到父亲面前哭泣。只有这样,才

能为父亲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。

在父亲停止进食第10天的下午,他突然提出要吃“知了龟”(家乡对蝉幼虫的别称)。我意识到,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回光返照”。一定是他老人家在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时空隧道里,脑海中忽地泛出少年时代在树林中与同伴一起捉蝉的愉快记忆。家人想方设法真的找来了一些“知了龟”,将其油炸并剥出腹部的肉,小心翼翼地送入父亲口中。多日不曾进食的父亲,竟然一口气吃下了5个。待吃完,父亲满足地闭上眼,侧卧着静静进入梦乡。4个多小时后,父亲安详地“走了”。

临终前,父亲没有豪言,不立遗嘱,也没有痛苦的呻吟。在满足了人性最本真的需求,吃了一次最好的美味佳肴后,他上路了。我遵照父亲生前的叮嘱,没有回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。那天,我在医院接连做了3台矫形外科手术,以寄托我对慈父的哀思。

我想,当我必须走时,我也会跟父亲一样以自然的方式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。

作者:秦泗河

来源:公众号“燕园医院管理”

甲子之年话时光

那一年除夕夜,鞭炮声声送走了我的59岁,迎来了我的甲子之年——60岁。50岁以后,我就开始不喜欢过年,甚至恨它。有人说,“年”像一把刀,把我的生命一寸一寸地剃去。

如果问,世界上什么最珍贵?答案很多。但我觉得只有两样东西最珍贵,时间与生命。这两样东西都是失而不能复得。生命,对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;时间,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,每天只给你24小时。

鲁迅说,时间就是生命;他还说,无端地空耗别人时间,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。

回想过去走过的路,做过的事,如何评价?历史定有公论,群众自有评语,时间会给出最公正的考分。其实,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并客观评价自己,宋代人苏轼早就告诉了原因“当事者迷,旁观者清”。但我能对自己准确反思的是,过去的几十年,做了许多浪费时间和生命的事。

退休后,一次,我被邀请列席参加中南海国务院常务会议,讨论一个重要文件。通知我说,每个人发言的时间不超过3分钟。怎样用好这3分钟?我用1天的时间去设计发言稿。原来,退休后的时间不是富裕了,是“贬值”了。

记得退休交完班的当天,我便离开了大院,离开了京城。车里装满了两箱书,来到一个离县城还有几十公里的小小招待所住了下来,享受多年来第一次24小时都属于我的自由,享受贪婪读书的幸福。

小时候,喜欢读书,可惜那时书太少;长大了,工作了,书多了,可惜时间太少;退休了,书多了,时间多了,可惜精力体力又太少了。

两千年前,一个人站在河边,面对奔流不息的河水,发出了千古流传的感叹:逝者如斯夫!

甲子之后,常常想,怎样能留住时光?

我曾问过95岁仍在工作的吴孟超院士:“您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每天看病人、做手术?”他回答我“只要给病人看病,我的生命就不会停止。如果我的生命停止,最好的结果是我倒在手术台旁。”

谁也留不住时间,但时间可以交换的。只要你交换得成功,你的时间不但可以留住,甚至长久不会再失去。吴孟超院士正是用他的时间去交换患者的生命。很多人不是这样吗?物理学家伦琴,他用时间换得X线,X线的家族越来越昌盛;药学家屠呦呦,她用40年时间换得了青蒿素,让中国的青蒿蔓延了地球;褚橙的主人是位75岁的老人从泥坑中爬出来,爬上了山坡,用他10多年的时间换得了满山金色;我的战友闫希军,他用25年的时间,换得了中国丹参的新生命,让中国的丹参走进了美国的FDA……

甲子之后,我对时光有了全新的看法和认识……

作者:张雁灵 来源:《中国医学人文》

再年轻的医生,也是“长者”

我在“从医启示录”里曾写到: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,病人可向你倾诉一切……

这是病人对医者的尊敬和信任,这使医生要格外的持重和尽责。

那时,我刚从大学毕业两年,做住院医师。一位女士向我详细地描述了她的难言之隐:我一大笑、打喷嚏就尿裤子,所以我不敢笑;我跑着赶公交车,会憋不住尿,所以,我常常赶不上车;我不愿意参加聚会,特别是夏天,怕找厕所来不及,怕有味……这叫压力性尿失禁,甚至成为“社交癌”。我按教科书的套路,继续询问,“你大声咳嗽,也会溢尿吗?”病人当然坦诚,答道:“我一般不咳嗽。”我心里哭笑不得。

还有个病人倾诉他们夫妇性生活不和谐的状况,丈夫如何自顾自己,而她又如何难过,他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的心理、身体的伤害等等。我当时只是一个初涉医事的小伙子。

病人是将自己的感受、痛苦和问题,向医生报告的,不论你的年龄、性别、经验、阅历、能力如何,他(她)的叙述本身就是寻求答案和解决,同时你也是能够,甚至唯一可以获得倾诉或释然的人。于是,无论病人的“故事”,多么私密尴尬,甚至难以置信,作为医生都应该认真、严肃地听取、接受,并给予尽可能的解决和帮助。

手术之前,主管医生要与病

人和家属交谈,很重要,是必要的医疗程序。

谈话通常在术前一、二天或手术方案确定之后。要把病情做个回顾(或复习),关于诊断和鉴别,手术的适应证及手术方式的选择,会特别谈到手术可能遇到的情况或可能发生的问题等,一一告之,知情同意。

所谓坦诚换来理解,严谨换来信任。有些问题则必须严肃认真地与病家讲明协商,如肿瘤极有可能切不尽,性质尚难判定(即使开腹之后,冰冻病理初检),切除脏器的可能和决定,假肛或造瘘之可能与必要,以及病情危笃、抢救风险,成功的把握不能估计或预料……凡此种种,也是

不能轻描淡写、虚晃而过的。

谈的严肃或者严重,强调或者认真,不是推脱责任,不是担心“秋后算账”,而是强化责任,是重视或谨慎的表现。病家的理解与合作,会给医生带来信心和力量。反之,也使医生犹豫不决,缺乏自信及丧失攻坚克难的勇气。有丰富经验的临床医生和通情达理的病家的术前谈话应该是友善的、理性的、负责的与和谐的,这也必将有益于病人的治疗和结局。

记得一个病家告诉我:“谈话让我明白了你们的周密计划、完善准备和良苦用心。我们全家信任你们、鼓励你们,就像是对出征将士的期许。”

作者:郎景和 来源:《第一妇产》

院志里的感动^⑤

来自西藏山南地区的小洛旦和其他7名先心病患儿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接受免费治疗后,与亲人们一同踏上了返藏的火车。

来源:湖南省儿童医院2012年《走向世界》(完)

